



罗斯·特里尔近照(来源山东大学网站)

面对前来接待他的山大志愿者，罗斯·特里尔微笑着问道：“你知道江青吗？”很显然，这个问题有点不合时宜，如同他1973年第一次来济南，在课堂上向一位学生发问“你们学校有阶级斗争吗”后，得到的回复也是对方的不知所措。

很多时候，特里尔的语境带有鲜明的毛泽东时代的痕迹，他在讲话中经常提及“革命”与“主义”，在《毛泽东语录》退出历史舞台近40年后，他也会非常熟悉地引用毛泽东的名言，诸如“为人民服务”以及“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，就亲口尝一尝”。迄今为止，特里尔的《毛泽东传》是关于这位领袖人物的传记中最受欢迎的版本，这本曾被译成多国语言、如今在西方已被冷落的著作，在中国仍很受欢迎，据信自上世纪80年代末推出中译本以来，已经售出近200万册。

著有《毛泽东传》和《我与中国》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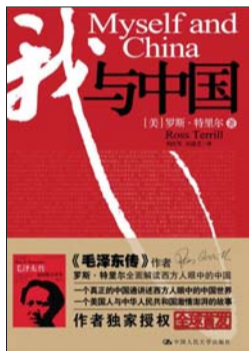
# 特里尔： 研究毛泽东五十年

□本报记者 吉祥

这本书让特里尔跻身“中国通”之列。71岁时，特里尔在回忆录《我与中国》一书中感慨，“中国把我带入了各种不相关的境况之中”，并形容自己“就像是被嫁到了中国”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他每年都会受邀前来中国进行演讲、签售、接受采访，他的10本书中有8本写的是中国，尽管话题几乎绕不开毛泽东以及中国近年来的变化，很多话他也已在书中说过，但他还是非常友善地回答每一个提问。几年前，他说自己对中国的兴趣已不多，并在《我与中国》里说：“我是否正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掌控，被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牵着鼻子走。”然而，23日上午，已经76岁的他说，新书依然是关于中国的，主题是中美关系。



《毛泽东传》  
[美]罗斯·特里尔 著  
何宇光 刘加英 译  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《我与中国》  
[美]罗斯·特里尔 著  
刘庆军 许道芝 译  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## 幸运的毛泽东传记作者

21日上午，在第三届尼山论坛休息间隙，一位读者手捧《毛泽东传》的中文版来到特里尔面前，见对方略显紧张地握着笔，特里尔笑着接过书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与众多为中国领导人立传的作者一样，特里尔并没有见过毛泽东。不过，他已经足够幸运。早在1964年，“坚定的理想主义者”特里尔便第一次来到中国，此前，这位澳大利亚青年在大学期间想方设法阅读了《毛泽东选集》。之后的1971年、1973年、1975年，他又三次来到中国，见过周恩来、郭沫若等众多知名人士。他真切地感受到了阶级矛盾、帝国主义、殖民主义这

些如今已经甚少提及的词汇，曾经如何在这个国家中广为流行。中国之行让他在申请去哈佛求学时，遭遇了小小的麻烦，幸运的是他最终还是如愿进入费正清门下，并在1970年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，他的老师还包括日后被官方称为“中国人民老朋友”的基辛格。

他的幸运远不止如此。1971年，刚从中国回来的特里尔利用三四个月的时间，快速写就《八亿人：红色中国》，这本书在次年3月出版时，正赶上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掀起的“中国热”，仅在当年便售出四万本精装版。在回忆录中，特里尔不无得意地引用

当时一家杂志对此书的评价：“尼克松总统正在阅读特里尔的书；除了基辛格，哈佛能获得尼克松总统如此密切关注的士人中，只有阿尔杰·希斯能与罗斯·特里尔相比。”

日后成为特里尔助手的杨炳章回忆，此书“直到1981年我来美国时仍然是畅销书”，利用这本书的稿费，特里尔在波士顿购买了一套房子，也同样因为这本书，他被一些人批评“亲中亲共”。年少成名的后果也包括遭人嫉妒。杨炳章说，1975年，特里尔在哈佛大学的副教授职位合同期满，他曾申请哈佛的终身教授，却在投票中以微弱劣势落败。

## 当代年轻人对毛泽东的了解不够

与《八亿人》在美国受欢迎，却在中国未能进入公众视野相对的是，特里尔在1980年写就的《毛泽东传》虽然在西方也被译为多种文字，但直到1989年被河北人民出版社引进后才真正谈得上有影响力。费正清称赞这本书“对中国最伟大革命的历程、动机和主要活动做出了卓越的叙述性的解释”，擅长写故事的汉学家史景迁则赞誉这本书的可读性。《毛泽东传》在中国也引发过争议，特里尔说，毛泽东的嫡孙看过这本书后，认为“此书有问题”，但这不妨碍它初版畅销120万册，4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后，又售出近80万册。

在尼山论坛的两次演讲中，特里尔的观点也多与这本书的内容吻合。比如，他在讲座中称毛泽东“一半虎

气，一半猴气”，并进而阐释：毛泽东身上的虎气使他懂得怎样从A到B，他身上的猴气又让他怀疑到达B的价值。

即便需要翻译，他的讲座对于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的人来说，仍很有吸引力。不过，面对全场以学生为主的听众，他说：“今天的年轻人对毛泽东的事情了解不多。”在做论坛主题发言时，特里尔也感慨现在的中国人对个人及家庭的兴趣要高于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兴趣，他更失落于他的书在西方缺乏读者。“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没有兴趣，他们对我的书也不感兴趣，他们只关心中国是否会统治世界，以及中国的产品和市场。”说完，他无奈地摊开双手，抿了抿嘴。

当然，特里尔更关心的是现在中

国人对毛泽东的看法，他向学生们回忆起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时的惊讶：“里面展示孔子，却没有提毛泽东。”特里尔说完不忘进一步解释，正是因为毛泽东缔造了新中国，这一切才有基础，所以他将毛的影响概括为“影子式”的。

23日，他一再告诉齐鲁晚报记者，在如今这样一个“反英雄”的时代，已经不需要出现毛泽东式的政治强人，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，他在这句话后连加了两个“不必”。在他的书中，他对这句话有着更为详细的解释：“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说：‘社会形成之初是领袖造就制度。’在中国，那就是毛泽东的时代。他又说：‘在后来，则是制度产生领袖。’这就是今天的中国。”



齐鲁晚报：您为什么对毛泽东这么感兴趣？  
特里尔：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上有伟大的影响，他的成就不少，他建立了新中国，他反抗日本侵略，当然毛泽东也很有特点，性格复杂。为这样的人写传记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我在书里说他是“半知识分子”，他注意历史和思想，但他也是活跃的政治家，他对中国传统的看法也不简单，有时他100%反对传统，有时他又承认中国传统还有用处。

齐鲁晚报：在研究毛泽东的过程中，最让您感到困惑的是什么？如果在写作传记前，您有机会向他提问，您会问什么？

特里尔：我会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开慧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告诉他，我崇拜他，我崇拜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。毛泽东让中国扬名世界，你们年轻人可能说：“我不在乎这些。”但他是中国第一个被全世界所知的政治人物。我们看到很多外国杂志，当他们做中国专题不知道放谁做封面时，就会放毛泽东，但当他们写一篇关于俄罗斯的文章时，却不会放列宁或斯大林的肖像。事实上，毛泽东不仅仅是“中国先生”，也是“亚洲先生”。毛泽东去世的时候，我正和一位泰国朋友在摩洛哥，当时，摩洛哥人就走到我的泰国朋友面前说：“我们非常遗憾，因为你们的主席去世了。”他们认为我的朋友看起来像中国人。

齐鲁晚报：您和您的老师基辛格先生关于中国的看法有没有分歧？

特里尔：我第一次见基辛格时，他对中国一无所知，对亚洲也知之甚少，但是他分析世界形势认为，中美当时可以联合对抗苏联，这和毛泽东对世界的分析很接近。我和基辛格有分歧，关于中国，基辛格有两件事不明白，一是中国和邻国的历史，二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本质。在他的最新一书中，基辛格说中美可以联合主导亚太，对中国来说很难这么做，这主要基于中国的历史，比如中国和越南、朝鲜的历史，而且中国在处理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问题时是非常富于技巧的。

齐鲁晚报：您的《八亿人》出版时，曾有批评说您亲共亲华，这种批评是否给您带来过困扰？

特里尔：费正清也受到过这样的批评。1970年代美国与中国有两个关键的问题：和平还是战争以及处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关系，我在这本书中80%关注国际关系方面，怎么让中国和美国避免再来一场朝鲜战争，再来一场越南战争。在这本书中，我只是建议与中国政府合作。这不是左派的想法，谁知道？可以这样说，但我这个时候“左派”的想法有原因，关于战争还是和平，与毛泽东和社会主义无关。



悦读·分享

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“青未了”